

# 金银与太平洋世界的演变

张 德 明

本文探讨一个新的学术问题,即1500年以来金银对太平洋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在传说中的日本的黄金诱惑下,欧洲文明从东、西两路侵入太平洋世界,使美太地区发生了自印第安人由亚洲进入美洲以来的第一次巨变,并为太平洋世界的持续演变准备了条件。西班牙统治时期美太地区的白银构成了横贯太平洋的“银桥”,使亚太、美太地区在经济上首次携手,同时带来了人员和宗教方面的交往。19世纪美太和南太地区三处金矿的发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使它们由狩猎时代跃入了工业革命时代。金矿引起的三大淘金狂则密切了太平洋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使移民的规模扩大、贸易关系加强,并加速使美国成为太平洋强国,从而对太平洋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太平洋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哥伦布“发现”美洲,不仅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太平洋世界的演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00年前,美洲太平洋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均处在铁器时代的各个发展阶段,亚洲太平洋地区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且太平洋这一天然障碍使这些地区彼此隔绝。今天,美太地区和大洋洲都处于高科技时代,亚太地区商品经济也异常活跃,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且彼此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纽带紧紧联在一起。太平洋世界的这种变化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引起的,本文试图从宏观上考察金银欲和金银矿对美太、南太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 黄金诱至欧洲文明

在大西洋的东北地区,高加索种族创造了欧洲文明。15世纪,西欧已开始进入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在封建社会的躯壳里进行。因此,黄金对这一时期的欧洲文明来说成为头等重要的东西。正当欧洲人迷恋黄金之际,东方成了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地方。《马可·波罗先生的书》记载:“希潘戈(日本)……的黄金要多少有多少,简直用不完,而且金矿又是采不尽,挖不绝的。……宫殿的屋顶盖着薄金片,就象我们把铝盖在教堂的屋顶上一样。客厅的天花板也是用这种贵重金属制做的,不少房间有用厚实而沉重的金子做的小桌子,窗户上可以看到许多镂金饰物。”此书的手抄本“无计其数”,在欧洲广泛流传<sup>①</sup>。正是东方盛产黄金的传说将欧洲文明诱入了太平洋世界。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欧洲文明对外扩张的“两

根触角”。

葡萄牙人遵循普通的地理常识,从东路探索去东方的海道,其目的就是寻求黄金和香料<sup>②</sup>。他们在非洲掠夺大量黄金,沿非洲西海岸而下,绕好望角、渡印度洋,1511年攻入西太平洋的门户——马六甲,掠夺财富100万杜卡特<sup>③</sup>。在亚太地区,葡萄牙人控制了香料贸易,在从长崎到马六甲的广大海域建立了贸易网络,成功地传入了基督教,使其在日本和中国等地传播。

正当葡萄牙人摸索着进入东方的东海道时,哥伦布正琢磨着进入东方的西海道。黄金,将他引到了美洲。哥伦布这个伟大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本身就是西欧追求黄金狂热时代的产物。哥伦布道出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心声:“黄金是最宝贵的商品;黄金构成财富,谁占有了它谁就有了世界上他所需要的一切。黄金也是拯救灵魂于炼狱并使他们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sup>④</sup>。日本盛产黄金的传说使他注意到了由西路去东方的古代思想。他能发现美洲的关键是他继承了由西路去东方的古代思想。两位古代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出,如果大西洋不是宽不可测,那它就可以横渡;而且如果沿着同一条纬度航行,那就能从伊比利亚半岛到达印度(“印度”泛指东方)。“但是,古代学者的著作引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注意,仅仅是在他读了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写的有关他13世纪的东亚游记之后”<sup>⑤</sup>。这是《哥伦布传》的作者保罗·维尔纳·朗格潜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一封关于日本黄金的信使他坚定了越大西洋去东方的信念。当时,佛罗伦萨医生和学者托斯堪内里是致力于研究由西路去东方的另一人。哥伦布设法弄到了他给一位牧师的重要信件和他绘制的北大西洋地图。信中说:绕过安蒂利亚岛,“经过两千海里,你会碰上妙不可言的希潘戈岛,它盛产黄金、珍珠和宝石,这里庙宇和宫殿的房顶盖的是纯金。”<sup>⑥</sup>尽管托氏所谈的日本黄金的消息无疑也来自马可·波罗的书,但正是这种三人成虎的传说和那幅北大西洋地图坚定了哥伦布由西路去日本的信念。1492年抵达西印度时,哥伦布还一直在寻找日本:“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希望前去看看能否到达齐(希)潘戈岛。”<sup>⑦</sup>由于首跨大西洋的成功,哥伦布完成了从西路进入太平洋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步。

哥伦布并没有为西班牙找到许多黄金。于是,黄金进一步将西班牙人引入美太地区。殖民探险家科尔特斯初到西印度时声称:“我是来找黄金而不是象农民那样来耕地的。”<sup>⑧</sup>16世纪初,他和皮萨罗先后侵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前者找到了由金块和金制品构成的“蒙特苏马宝藏”,价值15万金比索<sup>⑨</sup>,后者勒索了填满一间长22、宽17、高9英尺房间的黄金<sup>⑩</sup>。至此,西班牙人的黄金梦得以初步实现。

在黄金的诱惑下进入美太地区的西班牙人给该地区带来了三大后果:印第安文明的毁灭,欧洲文明的移植和南、北美太地区孤立状态的结束。西班牙的铁蹄使印第安文明程度最高的两个社会政治组织即拥有6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和1000多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土崩瓦解。印第安文明的结晶——特诺奇蒂特兰城、庙宇、陵墓和古迹被夷为平地。文书、档案被毁灭殆尽。印第安文明的载体印第安人口也损失大半,到1570年,西半球损失数达39224850人,损失率为81%<sup>⑪</sup>。在西半球古文明的废墟上移入了欧洲文明。西班牙在南从内格罗河北到加利福尼亚的美太地区和部分大西洋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封建专制的行政、法律和军事制度统统被搬到殖民地,经济上建立了由大牧场和大庄园构成的封建大地产权制。天主教渗入各个角落,成为殖民统治的精神支柱,印第安人被迫皈依天主教。西班牙语、文字成了殖民地的语言、文字。白种人及其奴隶黑种人首次进入美太地区,1570年有白人105500人,黑人和混血种人164000人<sup>⑫</sup>。南北美太地区彼此之间及其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隔离状态已一去不复返。西属美太地区与欧洲联系最紧,但前者处于从属地位。总之,美太地区发生了自印第安人

由亚洲进入美洲以来最大的变化。

在黄金的引诱下,西方文明打开了太平洋世界东西两侧的大门。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与太平洋世界的反冲击使太平洋世界发生持续的演变。

### “银桥”贯通东西两岸

侵入美太地区后,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好几处极为丰富的银矿。当时,墨西哥提供全世界用银量的 1/3,秘鲁的波托西的银产量超过全世界银总量的 1/2<sup>②</sup>。仅 1571—1700 年西属美太地区生产白银至少有 12.714 亿比索<sup>③</sup>。巨额的白银不仅引起了欧洲的价格革命,而且为太平洋东西两部分联成一气创造了条件。

1565 年,菲律宾开始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属美洲新西班牙总督区直辖,直至 1821 年。菲律宾既不产金银又不产香料,于是西班牙人利用美太地区的白银和运销马尼拉的中国产品发起了横太平洋大帆船贸易(1571—1811 年<sup>④</sup>)。大帆船贸易为西班牙王室所垄断(1593 年起),规定每年 2 艘大帆船来往于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使西班牙人获取了丰厚的利润(高达 800%<sup>⑤</sup>)。同时,大帆船把美太地区的白银带到菲律宾,以弥补殖民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样,在美太与亚太地区之间形成一座“银桥”。

“银桥”使亚太和美太地区之间首次发生了经济联系,对其经济带来了重要后果。

麦哲伦以前,两地区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经济交往。“银桥”使两地经济首次携手。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了“银桥”的“桥头堡”。大帆船在马尼拉将中国丝绸、棉织品、亚麻布、瓷器、香料、琥珀、麝香、香木等亚洲珍品运到阿卡普尔科,在那里货物被分散到美太各地。从阿卡普尔科,大帆船满载白银返回马尼拉,从那里白银又分流到亚太各地。这种以白银换物产的简单贸易使亚太手工业品第一次进入了美太市场。

马尼拉成为横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每年有 13000 到 14000 商人聚集在市集”,使它成为远东最主要的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sup>⑥</sup>。马尼拉带动了亚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日本、马六甲、大城府、爪哇、柬埔寨、摩鹿加等地的商人纷纷将本地特产运销马尼拉<sup>⑦</sup>,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经济。在横太平洋贸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丝绸,它构成船货的最贵重部分”<sup>⑧</sup>。中国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墨西哥的进口总额中有时占 1/2 以上<sup>⑨</sup>。大帆船贸易为中国开辟了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有人估计,1565—1820 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 4 亿比索,绝大部分流入中国。”<sup>⑩</sup>据《厦门志》载,由于厦门准吕宋等夷船入口贸易,至 1796 年“有洋行 8 家,大小商行 30 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sup>⑪</sup>。美太地区,阿卡普尔科由一个普通小镇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市集之一”<sup>⑫</sup>。南、北美太地区之间陆上和海上贸易也显示出兴旺景象。18 世纪末,墨西哥内地各商路上,有 75000 头骡子在驮运进口的中国货物<sup>⑬</sup>。带着大量白银的利马商人乘海船到阿卡普尔科购买东方进口货<sup>⑭</sup>。

横太平洋贸易不仅促进了两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它们的生产。马尼拉官员由于被大帆船贸易的高额利润所吸引而忽视了殖民生产,使大量土地落入教会之手,严重地阻碍了菲律宾的农业发展。由于西班牙严禁墨西哥从事养蚕业,使墨西哥的丝织业全靠中国供应生丝<sup>⑮</sup>。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后果,都说明东西两地区的经济是互相联系的。

“银桥”引发了最初的移民运动。其一,亚太地区移民运动开始出现。早在海道大通之前,中国人就开始移居菲律宾,“银桥”贯通两岸后才真正出现了太平洋周边的移民运动。1571 年马尼拉华侨 150 人<sup>⑯</sup>,1586 年增至 10000 人<sup>⑰</sup>,1602 年达 30000 人<sup>⑱</sup>。中国人大批移住菲律宾的

根本原因在于白银的吸引。他们在菲律宾经商、从业,凭其勤劳和智慧能挣到较多的白银。菲律宾的日本侨民也渐渐增多,1570年20人,1592年300人,后来达到3000人,日本锁国后人数迅速下降<sup>⑧</sup>。其二,横太平洋移民现象首次发生。据哈利的《西班牙的美洲帝国》载:“在16世纪,墨西哥城即有了唐人街。”<sup>⑨</sup>1585年中国人开始去墨西哥,1635年墨西哥城已有中国人开的理发店以及中国的成衣匠、银器匠、木匠等<sup>⑩</sup>。西班牙人是跨太平洋的最早移民,19世纪前夕在菲律宾的约3至4千人<sup>⑪</sup>。亚太地区的移民运动帮助了菲律宾的开发。16世纪末,菲律宾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西班牙人只是掠夺,并不想从事艰苦的生产,华侨正好适应了菲律宾社会的需要,成为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桥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商业和各种艰苦的劳动,为菲律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班牙人虽不多,却是菲律宾的主宰,其统治决定了菲律宾的命运。横太平洋移民现象成为19世纪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先驱。

“银桥”成为基督教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渠道。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满载着银子与教士”抵达马尼拉<sup>⑫</sup>。由“银桥”而来的传教士壮大了亚太地区的基督教势力。他们的作用之一是将菲律宾基督教化。1591年,菲律宾有传教士140个<sup>⑬</sup>,1600年达400人<sup>⑭</sup>,到西班牙统治末期,600多万菲律宾人皈依天主教,菲律宾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天主教国家<sup>⑮</sup>。其作用之二是以菲律宾为“踏脚石”,向亚太国家进行宗教扩张,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西班牙圣芳济会的教士为在日本扩大势力范围与葡萄牙耶稣会士发生激烈冲突。这是导致日本锁国的外因之一。

虽然白银产于西班牙殖民地,大帆船贸易为西班牙王室所垄断,但它们的作用与影响却大大超出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范围,使原来互相隔离的太平洋世界东西两部分开始联在一起。不过两者间的交往很有限,它的发展则要等到19世纪金矿的发现。

### “金山”加速周边开发

19世纪下半叶,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克朗代克先后发现金矿。中国人称前两处金矿为“旧金山”和“新金山”。“金山”的发现加速了这些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开发。

19世纪40年代末,格朗德河与北纬49°之间的美太地区已被美国兼并。发现金矿的前夕,美国西进运动的前沿已抵“最后边疆”——美国太平洋部分的东部边界。从该边界直至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仍是人烟稀少的荒野地带。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9—1882年在今天的科罗拉多、内华达、亚利桑那、爱达荷、蒙大拿和怀俄明诸州发现一系列金银矿。1860—1890年,美国太平洋部分共产价值1241827032美元的黄金和901160660美元的白银<sup>⑯</sup>。“金山”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引起了美太地区的巨变。

“金山”导致了印第安原始文明的最终灭亡。19世纪40年代,格朗德河以北的美太地区仍是印第安人的天下。金银矿的发现预示着印第安人灭顶之灾的降临。因为:印第安人是赴西部淘金的美国人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不少金银矿就在被许诺给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里。美国边疆居民认为:“最好的印第安人是死了的印第安人”<sup>⑰</sup>。因此,他们用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对付印第安人。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有10万,10年后只剩下3.5万<sup>⑱</sup>。美国大平原和洛基山脉的225000印第安人大多数被杀,少数幸存者被赶入最后圈定的200个保留地里<sup>⑲</sup>。

“金山”促进了美国太平洋部分的发展。黄金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淘金者。1848年黄金的消息传开后,“仅在两年之内便有8万多人象染上迁徙病毒一样涌到加利福尼亚”<sup>⑳</sup>。随着科罗拉多和其它地方金银矿的相继发现,人流一浪接着一浪地涌入太平洋地区。到60年代,墨西哥与加拿大边界之间的洛基山脉至少部分地区被星罗棋布的淘金点覆盖<sup>㉑</sup>。淘金狂平息后,

人们纷纷转向农、商、木材、渔以及其它行业,成为开发太平洋地区的劳动力。黄金导致了城市的崛起和州的成立。三藩市原是个只有 800 人的村庄,发现黄金几个月后便发展成 25000 人的城市。其它一系列城市也在金银矿附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新城市的出现和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就产生了新的行政区域。科罗拉多、内华达、亚利桑那、爱达荷、蒙大拿和怀俄明等准州和州都是在黄金的气氛中成立的。淘金带动了采矿和其它行业的发展。随着采金难度的增大,公司、资金和设备等应运而来。有时铜矿、铅矿也随淘金而发现,这样采矿业就由低级到高级、从单种矿到多种矿的逐渐发展。与采矿相联系的木材、铸铁、运输业也随之兴起。最后,由于淘金狂揭示了美太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牧人、农民接踵而来,开辟牧场和农场。到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太平洋部分已被初步开发,“最后边疆”消失了。

横贯北美铁路的落成是“金山”的直接结果。1848 年以前,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已使美国人萌发了修建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的想法。1845 年,从事中国贸易的商人阿萨·惠特尼向国会递交请愿书,敦促建筑一条从芝加哥到太平洋的铁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大量“49 年客”的涌入,使铁路事宜提上日程。1849 年 10 月首次讨论建筑横贯大陆铁路的路线和方法的会议在圣·路易斯召开<sup>④</sup>。20 年后,第一条横贯大陆的联合中央太平洋铁路竣工。到 1893 年,连接大西洋地区的南太平洋铁路、圣菲铁路系统、北太平洋铁路和大北方铁路等四条太平洋铁路完工。

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第三年,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发现“新金山”。70 年代在昆士兰和 90 年代在西澳大利亚又连续发现金矿。西方学者指出:“澳大利亚的历史虽然不是 1851 年开始的,但它深受该年 2 月爱德华·哈格里夫斯在巴瑟斯特发现黄金后果的影响。”<sup>⑤</sup>

“新金山”吸引来了大量开发澳大利亚的人力。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殖民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声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英国所有。从 1788 年到 1850 年,虽然英国已在澳大利亚殖民 62 年,但只有东南沿岸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地区得到初步开发,其余地方除若干零星的殖民点之外都是处女地,770 余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总共才 40.5 万人。1829—1850 年的 21 年间,到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仅 17.8 万<sup>⑥</sup>。“新金山”发现后,其速度猛增。1852—1857 年的 5 年内移民人数达 26.03 万<sup>⑦</sup>,到 1860 年澳大利亚人口增至 114.6 万。贵金属特有的魅力“将人力、资金和机器吸引到澳大利亚的所有地方:荒凉的南澳大利亚海岸、雨水侵蚀的塔斯马尼亚山脉、新南威尔士西北部令人生畏的沙漠、昆士兰北部的热带丛林和与世隔绝的辽阔的西澳大利亚内陆平原”<sup>⑧</sup>。多数淘金的移民后来转而从事牧业、农业、商业和工业等。移民补充了殖民地人力的严重不足,开始了澳大利亚的全面开发时期。

“金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业和养羊业是殖民地最主要的经济部门。金矿发现之前,土地为殖民当局所控制和牧场主阶级所垄断。未能实现黄金梦的移民强烈要求得到土地,殖民当局被迫让步。例如,1861 年新南威尔士通过《罗伯逊土地法》,规定任何人只要每英亩付 1/4 英镑就可得到 40—320 英亩的公有土地<sup>⑨</sup>。土地的开放加快了农业的发展。维多利亚的农田从 1851 年的 5.7 万亩扩大到 1861 年的 44 万亩<sup>⑩</sup>。南澳大利亚成为小麦的主要产区。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养羊业一直存在正常营利不足、资金和劳力短缺等问题。金矿的发现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牧场主利用淘金狂提供的巨大市场,通过销售羊肉而获巨利,不少淘金者成了牧场主的劳力。黄金展示了殖民地的发展前景,使英国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养羊业。黄金促进了工业、交通的发展、城市的建立和殖民地的分立。1851 年以前,澳大利亚只有几家民用工厂。“金山”之后工业的发展有了充足的资金。1851—1903 年黄金总产量约为 1.13 亿盎司<sup>⑪</sup>,黄金被用来购买母国的工业产品和机器设备。铸铁厂等重工业企业开始建立,轻工业工厂也不断增多。19

世纪 50 年代创建的金属采矿业成为最主要的工业部门。1855 年建成第一条铁路,随之铁路线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迅速伸展。19 世纪的内陆城市都是金矿的直接产物,墨尔本成为最大的城市和财政中心,并保持这一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黄金使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发展为单独的殖民地,先后于 1852 和 1859 年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去。

金矿给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政治带来很大影响。澳大利亚本是英国的一个罪犯流放地。金矿的发现似乎使被流放的罪犯最终得到的不是惩罚而是幸运,加上殖民地自由移民的强烈反对,导致了母国 1868 年以后停止了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1850 年,新南威尔士人口的一半是前罪犯和罪犯的后裔<sup>⑤</sup>。淘金狂大大提高了自由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殖民地社会的性质。金矿还使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大为增强。19 世纪 50 年代的移民中,自由职业者、熟练工会会员、商人和白领工人的比例很大,使资产阶级保守派在殖民地的影响大大降低。他们带来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精神,发动了反对征收淘金执照费的尤里卡起义(1854 年)。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增强对澳大利亚从保守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起了重要作用。到 1858 年底,人口最多的几块殖民地——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的宪法处于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列<sup>⑥</sup>,居民得到不少资产阶级民主权利。

1896 年,在加拿大的克朗代克发现金矿。与前两次金矿的作用一样,它加速了加拿大太平洋部分的开发。不仅如此,由于该地区与阿拉斯加毗邻,这次金矿的发现标志着现代阿拉斯加的开端<sup>⑦</sup>。1867 年,美国买得阿拉斯加后,并未发现其经济价值,克朗代克金矿的发现引起了美国对它的重视。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阿拉斯加的开发,使之成为美太地区重要的煤炭基地。

总之,三处金矿的发现使格朗德河以北的美太地区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由原始文明阶段一跃而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

### 淘金密切区际关系

金矿及其所引起的三大淘金狂不仅加速了美太和南太地区自身的开发,而且密切了太平洋周边地区间的关系。

淘金狂使地区之间产生了相互影响,加强了它们间的人员交往。首先,由于淘金狂的作用,一处金矿导致另一处金矿的发现。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现者哈格里夫斯就是参加过加利福尼亚淘金狂的“49 年客”。1851 年他回到悉尼,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淘金经验,帮助人们发现了金矿。1861 年另一个加利福尼亚老矿工在新西兰发现了金矿<sup>⑧</sup>。其次,淘金触发了太平洋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旧金山”和“新金山”吸引了大批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移民。据美国官方记录,1820—1850 年移往美国的中国人仅 46 人,当金矿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赴美华人激增,1850—1859 年间年均抵加利福尼亚者达 6680 人,仅 1860 年在美定居的华人就有 34933 人,1868—1877 年又有 13 万华人到美国,其中 7 万人留居美国<sup>⑨</sup>。1852—1857 年参加维多利亚淘金狂的中国人达 2.5 万<sup>⑩</sup>,到 1890 年,澳大利亚有 4.97 万华人<sup>⑪</sup>。在三藩市和墨尔本都形成了唐人街。此外,也有不少华人赴加拿大淘金。在美太与南太地区之间也出现同样的现象。哈格里夫斯只不过是赴美淘金的众多澳大利亚人中的一个。维多利亚淘金狂中有 3 千美国人<sup>⑫</sup>。太平洋周边地区之间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来往和移民运动是空前的。这种现象不仅帮助了周边地区的开发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淘金狂使周边地区间的贸易得到发展。淘金狂直接促成了区际贸易。例如,“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出现的淘金热”为新西兰的粮食提供了市场,使“新西兰的欧洲人和毛利族人

的劳动都得到了良好的报酬”<sup>⑥</sup>。更重要的是淘金狂给太平洋贸易带来的深远影响。几次淘金狂加速了周边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其工农业的发展。同时,大量的移民又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就为周边地区间贸易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澳大利亚原来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现在,由于生产的发展,英国无法容纳其全部农副产品,更不可能成为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于是,美国逐步视太平洋周边地区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澳大利亚也在太平洋世界物色贸易伙伴。1870年,美国对太平洋周边诸地区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是:北美13.0%,南美4.09%,亚洲2.07%,大洋洲0.82%;到1900年则为:北美13.45%,南美2.79%,亚洲4.66%,大洋洲3.11%<sup>⑦</sup>。由于同是西半球国家,淘金狂之前美国同北美的贸易关系就比较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其总额中占的比例很小,但变化的幅度却较大。30年内,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增加1倍多,对大洋洲的出口增加近3倍。美国从亚洲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是:1870年6.8%,1900年16.5%<sup>⑧</sup>,增加近1.5倍。澳大利亚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也螺旋似的上升。它对美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约为:1900年8.9%,1915年24%。对日本的出口,1900年几乎为零,1915年为4.7%。它从美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约为1900年11.6%,1916年25%;从日本的进口1900年0.4%,1916年8.1%<sup>⑨</sup>。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淘金狂之后,太平洋周边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

淘金狂加速了美国由大西洋国家演变成太平洋国家的进程,从而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产生重要后果。三藩市成为东太平洋的首要港口、横贯北美铁路的竣工以及美太地区开发的初步完成是美国成为太平洋国家的三大标志。美国诞生不久,就把触角伸入太平洋世界:从1784年开赴广州的“中国皇后”船到1823年抗议俄国在北美沿岸建立殖民点的“门罗宣言”<sup>⑩</sup>,再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渗透步步增强。但由于美国是个大西洋国家,国力也不太强,因此在太平洋事务中只不过是英国的配角。加利福尼亚淘金狂以后的40—50年里,美国完成了从大西洋国家向太平洋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大大增强了在太平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成为太平洋世界的头等强国。它以三藩市为基地,在太平洋世界大肆进行扩张:1854年打开了日本的大门,1867年购买了阿拉斯加,1898年占领关岛、菲律宾、兼并夏威夷,1899年控制了半个萨摩亚,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846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就狂妄地预言:“高加索种族的先锋队抵达冲刷东亚海岸的大海之滨意味着将给地球带来有史以来的最大变化。高加索种族必须唤醒和复苏亚洲冬眠的身体。”<sup>⑪</sup>当美太部分这一“最后边疆”消失后,太平洋岛屿和亚太地区成了美国的“最后边疆”。美国的扩张对太平洋周边地区、尤其对亚太诸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太平洋周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淘金狂在使澳大利亚从殖民地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它完全成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01年澳大利亚六个殖民地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它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关系超过与英国的经济关系。

从以上论述可见,金银与太平洋世界的演变之间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其纵向发展中,欧洲文明的侵入、印第安文明的灭亡、格朗德河以南的美太地区由部落公社制跃为封建——资本主义制度、格朗德河以北的美太地区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开发从而从狩猎时代跨入工业革命时代等都是由金银引起的。在其横向发展中,金银对亚太、美太地区的首次携手、周边地区间移民运动的发展、贸易关系的扩大以及美国成为太平洋强国而对太平洋世界的政治产生影响等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金银的作用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是促进太平洋世界演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种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充满着野蛮和残酷。

黄金促使太平洋世界演变的作用并未消失。1991年年底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方中心矿产

政策规划处”主任埃伦·克拉克在他和其他几个矿产专家花了10年时间对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产金能力进行研究后证实,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所罗门群岛等地蕴藏着相当大的金矿,并预言该地区将成为世界主要的黄金产地<sup>⑤</sup>。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相比,今天的太平洋世界已处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新的金矿的探明与开采将对太平洋世界的发展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 注 释:

- ①⑤⑥ [德]保罗·维尔纳·朗格:《哥伦布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22、25页。
- ②⑩ 翰·P·麦凯等:《世界社会史》,波士顿1988年英文版,第550、558页。
- ③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6页。
- ④⑪⑭⑮ 莱尔·N·麦卡利斯特:《新世界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492—1700》,伦敦1984年英文版,第80—81、120、369、372页。
- ⑦ 哥伦布:《航海日记》,转引自《世界历史》,1990年第3期,第51页。
- ⑧ 威廉·H·普雷斯科特:《征服墨西哥》,纽约1934年英文版,第15页。
- ⑨⑬⑯⑰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6、91、326、329、328、327、327、324、324、323页。
- ⑫ 同④,麦卡利斯特书,第131页,取太平洋国家之数字之和。
- ⑮ 米尔顿·W·迈耶:《东南亚》,新泽西1971年英文版,第72页;另一说为1565—1815年,见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年第1集,第226页。
- ⑯⑰⑲⑳ 同⑮,《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年第1集,第199、212、211、207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D. J. M. 塔特:《现代东南亚的形成》,伦敦1979年英文版,第2卷第424、453、454页,第1卷第344、345页。
- ⑳ 《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年,第1集第212页和李春辉上引书第324页。
- ㉑㉒ 《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年,第2集第267、276页。
- ㉓ 同⑮,迈耶书第71页。
- 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纽约1980年英文版,第2卷第15、8、5、5和9、15页。
- ⑫ [美]贝阿德·斯蒂尔:《美国西部开发纪实1607—1890》,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 ⑬⑯⑰ 哈罗德·安德伍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纽约1949年英文版,第363、533、533页。
- ⑱⑲ 奇托希·亚纳加(音译):《佩里以来的日本》,康涅狄格1975年英文版,第15、17页。
- ⑳ 《美国百科全书》,美国1980年英文版,第2卷第767页。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布鲁斯·米切尔:《澳大利亚史话及其背景》,墨尔本1965年英文版,第69、139、146、101、29页。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W. H. 布莱克默等:《里程碑》,墨尔本1969年英文版,第63、65、83、63、63页。
- ㉑㉒ [美]J. B. 康德利夫等:《新西兰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页、125和177页。
- ㉓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 ㉔ [澳]杨进发:《新金山 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译者序第2页。
- ㉕ 拉塞尔·沃德:《澳大利亚史》,伦敦1978年英文版,第448—449页。
- ㉖ 威廉·布里奇沃特等:《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纽约1963年英文版,第1047页。
- ㉗ “美国之音”,1991年12月19日早晨新闻节目(英语)。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